煙嶼樓文集

烟嶼樓文集卷十六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記事

記費緯祉 辛酉

費緯祉者鄞人以慈谿籍中崇禎十五年舉人入
國朝成順治六年進士釋褐知山東淄川縣或殺西崖賈中野而其妻繇於家緯祉往檢視集詰里人盜莫可蹤跡者殮而去之久之坐堂皇催科周成以布袱裹銀呈案上緯祉收受已從容問里居又問去西崖幾何里曰五六里盜所殺某賈識之乎色然駭曰不識也緯祉

怒曰汝殺之而不識耶刑之盡吐其實始賈妻假簪珥之姻亞及歸褁以祆匿諸懷而道失之鶩告於人反求之不得是日成拾之而閭賈妻之遺也而豔其色夜瞷其夫之亡踰垣往私之妻號示以祆從之要後期不可曰吾夫暴事發皆死成怒以所拾脅之則曰吾夫多病旦暮死而從汝耳乃還簪珥而袖祆以去明日誘賈至野殺之夜復踰垣入告其妻妻大哭成驚遁至是以所留祆納賦而事覺或問緯祉曰公何以知之緯祉曰夫親民之吏未有一事一物而不當留意者始吾檢賈尸見衣底有布祆刺卍字而成祆文色皆如之吾固疑之

婦人作者及詰以賈而色驟變吾是以信知其情也焉
安與胡成相狎也而不相能他日飲成家酒酣成大言
曰今者吾暴富昨吾至南山遇大賈殺而取其財投其
尸眢井矣安妄之成入室出銀數百兩粲粲陳几上曰
我寠人子也不殺人豈有是耶明日安具以狀告縣縡
祉收鞫之則醉中妄語也問安所得銀乃女妹夫鄭倫
寄成以買田者詰倫語合將釋之而往探南山井中赫
然有無頭尸於是成大驚叩頭呼冤縡祉笑曰顯證如
此何冤也下諸獄重納尸井中尸主來而後斂之翌日
有婦人投牒言何甲其夫負貲將行賈而成殺之棄尸

井中緯祉曰井中尸信汝夫耶曰信出之果其夫也婦
御立以號將斂詰成以頭成但哭不能對緯祉頻顧曰
是必匆遽亂擲之矣雖然烏乎斂乃募里中代覓之令
曰有能得何甲頭者賞若干而以好語慰婦婦請銀曰
徐之婦嗚咽陳孤苦緯祉意哀之曰汝年少無子苟得
斂汝夫吾歸汝銀且判汝改醮矣婦謝而出居無何里
人王五以頭來求賞賞之既斂復下令曰有願以何甲
婦爲妻者妻之一人應而出則王五也於是緯祉呼婦
前問曰汝知殺汝夫者耶對曰胡成緯祉笑曰非也殺
汝夫者乃汝與王五耳皆大愕自辯數緯祉曰吾久得

若情吾懼有萬一之失以遲至今也夫甲衣皆敗絮豈大賈哉此非成殺之明矣況其銀固自有主耶夫尸在井中何以信卿爲汝夫見尸而懼哭而不哀非汝殺之而誰耶吾知汝殺之而不能知與殺者故令得頭而斂斂而醮汝夫王五豈敢以頭至哉乃汝與王五急欲爲夫婦而懼有他變也夫成殺汝夫而藏其頭而五能知之耶皆服論如法釋胡成而坐焉妄以誣告笞之徒三年纈祉後知陝西武功縣城中廉津橋下有纈祉故宅門有衛紹台道臣爾祿贈扁曰甘泉可飲旁著賁衛如此蓋

國初循吏而吾鄉莫知之余見其弟子蕭松齡嘗記折

獄二事於志異因摭而文之以補我志乘之闕

同治戊辰五月費眞甫（光潤）來云緯祉字錫玆以進士歷任山東淄川陝西武功知縣其兄緯祥字紫孕

崇禎閒進士官國子監祭酒入

國朝不仕閉門著書不下樓者十餘年自號在家頭陀嘉慶閒入祀旌忠廟又云二人之姪孫名光業字景文康熙甲午以苑平監生中順天舉人榜姓張後揀選知縣考取中書奉

旨改歸原籍又云家譜以亂亡失故所知者僅此眞甫卽居錫玆故宅蓋其裔云

記周嘉瓚 甲辰

鄉進士補堂之卒於東粵也有周嘉瓚者遣其喪歸葬嘗以爲任俠而李君鑾曰嘉瓚至性人也嘉瓚年十四父客死三楚或歎曰若豈能歸骨哉嘉瓚前跪母而啼齧其臂泣識之積數年爲人坐市刻得十二金同舍生稍增益之隻身西去星夜走三千里抵漢陽哀訪途路閱久之遇舊逆旅旅主人曰有之死十年矣死時吾署其行義年並收斂衣服問棺安在往視諸野則厝者五棺莫能辨嘉瓚仰天哭食頃有老人來指示曰此乃父棺也猶豫不敢決齧指出血滴棺上血滅乃買新棺更

殮之視殮時服未灰者色悉與計籍合於是嘉瓚啼曰眞吾父也是夜臥旅店中夜半欻一人破窗入呼曰阿九好如是者三驚醒起視了無跡心念殆吾父然吾行三呼九何也徘徊投枕上冀復來終夜寂然後數日道行乞匍匐輓棺歸既歸具以狀白母母哭曰眞乃父也兒生九年父行瀕行指兒謂吾曰行期與爾共識之吾他日呼阿九者卽兒是矣

記湯文　壬戌

湯文全儒鄞人世家月湖之西父客死山左久而後知之將往歸櫬而母病卒免喪乃行至父所客縣中徧訪

無知者一日行野田有父老指一冢示之曰十餘年前有南人而湯姓者旅葬於此此其是矣猶豫不敢決遇道士遊旅告之故曰是不難吾以法檄神將而擲劍冢上劍入土三尺土盡裂者是也不著劍不下從之下且裂乃召匠毀封土而啓其椁椁開大聲霹靂自椁中出衆驚眩仆地皆曰必非是矣毋妄動於是丈乃涕泣前叩頭祝曰我爲父骨辛苦三千里以來至斯孝老父覺我而道士決我今椁有聲如雷爲吾父哀吾至而喜有聲耶將非是而怒我耶我不可以俄頃之音響而徙以歸爾敬告冢中人非我父耶若復爲向者聲三而止其

是也若無聲久之寂然發棺而視之赫然他人尸也朝衣冠面如生大驚掩封之如其故惘惘然歸

及揚子江中渡忽自跳身投江中譁救之不得既而浮其身舟傍援以上得生自言若有捽吾髮入江中者又若有挽我至舟側者已莫能主也於後遂迷罔恍忽而常若有追其後者大懼戴星而行

比歸入郭門已昏暮心念追我者鬼也此非神不解猝城隍廟告神以其情而投宿座下眼甫闔神忽呼之起曰追汝者至矣所以後汝者郡縣關津驗文牒耳俄頃必來此來此而見汝必殺汝我不能救汝不速歸汝死道路矣驚醒汗雨下踉蹌返其

家人門不敢語而病作始丈既誤發人冢將歸爲書告家人而未語其詳也至是操東音厲聲言曰吾生爲校官有惠政吾死而葬且三十年自彼發吾冢吾子孫夭折死者十有七人吾怒而請於帝帝許我討有罪矣故追而殺之江中吾又念彼以父故而强死於外世莫知其安而懲其事異時誰復訪父母骸骨者吾是以赦而出之俾死於家今無望生也已衆以其言理而意可情動也環泣而哀之且告以誤則又厲聲曰吾惟諒其誤也故爲大聲止之彼乃曰必三而止夫我非天神亦人鬼也盡力爲大聲而責我三乎固哀之不許請緩時日

焉許之由是奔走諸廟社郡縣之神靡不畢也積十餘日病者復張目起坐曰我將去之賀前輩語我曰死者旣已死殺狂生何益盍姑貰之以旌其孝而重其贖錢爲資送乎吾以賀前輩爲調人旣諾之矣賀前輩者唐太子賓客祕書監賀先生季眞而月湖之西之社神也問云所送何物凡鏹帛車馬若干事又曰自吾來四明郡中神多觴我而爲之餞今將歸當答謝汝家以某日殺牲召優人設几筵賀廟即湖亭廟爲客席幾何何向主席何向其日扶病者入廟中裹青巾長跪階下而優人緣歌曲捧板向病者病者執筆手搖顫不自意注其鏹則視

所注歌之時或病者呼曰樂姑止某神來矣若是者竟一日夜然後已

徐子曰丈吾父友也丈既遭此禍雖病愈時類癡者而家中落先大夫獨憐之召與共事命其子嗣熊讀書吾家嘗歎曰其事則妄而其志可哀也及余既壯屢見丈每欲問丈以所客何縣與道士何名懼傷丈心不敢請也丈死無能言之者矣夫以過失殺人至十七人之多而鬼神皆袒護之即其怨家亦委曲而再生之非至誠之感而能是乎其志可哀則當存其人其事妄則當爲後之孝子慈孫者告故記其事如此

記董秋史

董君諱承琨字秋史工文章而以諸生老語言行事往往異常人人怪之呼之董仙道光某年其弟子張某中鄉舉以君舊師謝之數十金君怒曰何輕我也召其弟子能言曰王生者儇往說張氏曰不百金弗見我也張之父嘗與君同學雖怪君薄情而不敢少與君如其數付王生君大喜語生曰我固知必百金顧非汝莫能辦者遽解裹分二十金與之王逡巡不敢受君瞋視之曰奈何卻乃公汝不聞乎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王受而去君急視已箱篋索舊儲徧視無有即呼僮以衣服

往質庫質二十金入張裹中而袖之往張氏張翁見君至意落寞君笑曰勿怪我我來還汝金耳卽出袖中金還之張愕然君曰百金重酬也我不能取汝則吾不快君縣與我則君不快今吾果取之我旣已大快於吾心而使君終不快非舊時同學意也故舉以還君失而復得亦使君同一快耳遂貰酒飲我毋多言或曰君終不受張金王生豈復望分與者而必捐己金與之何也君歎曰爾言何癡耶夫我以一得爲快張以復得爲快若王生者則以無故得二十金爲快夫吾何愛二十金而不使王生一與快乎蓋君平時快行多此類

記武公 戊辰

武公以道光初宰鄞去將五十年而民思之皆曰好官顧莫能詳事狀余問諸老吏得折獄二事或誘人婦賣之其夫掩獲訟諸官公問婦賣汝者誰也曰西墈村阿牛阿羊公疑之密令捕二人戒曰到即見我毋得畱署外片刻旣至衣之靑衣雜胥役立案前而以貌詰婦婦言之甚詳公曰試視我胥役有相若者乎婦徧矚無有公曰汝當日暫相見忘耳曾堂上下百餘人而無一人似者婦曰我與聚數日熟其貌今閉目猶在前也公怒指二人曰此卽是矣汝何敢妄語婦懼以實告則二人

皆富而惰賣者使誣之立釋二人去而罪誘賣者甲生四子既爲伯聘乙女而伯死而祕之僞仲爲伯而別立兄弟子爲季也者以滅其跡於是將爲仲娶乙女乙驚曰是嫂叔也而夫婦之可乎甲不承乙訟之甲徧賄其宗族鄰里婚友皆曰甲不喪子公疑之歎曰甲也信則乙爲瀆婚其事小乙也信則甲爲亂倫其事大吾不難以疑獄使別娶然而瀆婚之風亦不可長也盡集四子者使不得相見各問其父母年歲生月日與母黨姓名以至其旁親凡家常瑣屑子孫無不知而兄弟子不必與知者皆問之三子若一口獨季不符公出四供辭示

宗族鄰里婚友曰何如皆叩頭服案定甲私謂所親曰吾網羅密矣閻羅王且奈何而不意讞我者仙人也老吏又曰吾侍公聽訟數年必委曲詳盡必得其情而未嘗以刑訊得者嗟乎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世所稱才吏猶能之而公口碑至數十年不毀其必別有道以致此而惜乎此吏之不能言也公諱新安字靜溥山西某縣舉人

記杭堇浦

鎭海夏君佩香讀道古堂集至鮚埼亭集序而疑之曰閩堇浦與謝山爲執友今其文乃抑揚吞吐若有甚不

滿於謝山者何也一日以質諸余余歎曰甚矣君讀書之精也則請爲君詳言之始二人以才學相投契最爲昵密客京師維揚無一日不相見談笑辨論相服相稱歎數十年無閒言也既而謝山先生膺東粵制府之聘往主端谿書院堇浦同時在粵東爲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東脩外一介不取雖弟子以時物相餉亦峻拒之而堇浦則綑載湖州筆數百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强賣與之謝山貽書規戒謂此非爲人師所宜爲者不聽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堇浦至馬氏秋玉昆季甚詰責堇浦馬氏鉅富爲堇浦所嚴事

聞言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而謝山不知也謝山既卒其門弟子如蔣樗庵董小鈍諸公念其師執友莫堇浦若者乞之銘墓堇浦乃使來索遺藁諸公與之久之無報章疑之屢索還遺集終不報又既而堇浦所爲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公視其目有此序忻然檢讀之則若譽若嘲莫解所謂又細繹之則幾似謝山有敗行也者皆大驚怪又取閱其他文則竄謝山文爲已作者六七篇於是乃知堇浦之賣死友而不能知其所以賣之之故又既而有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樗庵始恍然大悟嗚呼已則非人而怨直道之友不聽已耳而又修怨

於其身後至以筆墨肙言攻擊之而又逆料鮚埼集之必無副本卽有之而謝山無後諸弟子皆貧困必不能付剞劂而遂公然勦竊之爲己有嗚呼可謂有文無行之小人也已其後樗庵館慈谿鄭氏其弟子書常抄鮚埼集旣竟取堇浦所爲序冠之集首樗庵見之大怒乃手記堇浦負謝山始末於其序後此本後歸吾家故得詳述之如此余嘗見堇浦與游集每有以溯筆饋某官詩知樗庵之言不虛且樗庵固不作妄語者余讀鮚埼文不熟不能知堇浦所竊爲何篇董覺軒於鮚埼雖未能成誦亦約略通之顧未見道古道古余家有之嘗屬

覺軒繙閱指示我而未暇也雖然樗庵但知堇浦竊謝山文而復詆之而不知竊其水經注校本而復詆之者之尚有戴東原也樗庵與丁小雅論東原文集謂其論性之過而許其學若見其所校水經注則又將唾棄之矣東原之勦竊平定張石舟已詳言之余採其言入鄞志藝文謝山著作之下而堇浦之事但見樗庵手稿其文集中未之有也故因夏君之問而縷述之

記無錫王氏婦　壬戌

往余歸自京師過無錫縣縣人爲余言王氏婦其事已互見小說家語略有同異而以事之美而異足以維世

敎也爲文其言記之

王氏婦者無錫呂玉之妻也生子喜兒七歲而失之玉旣失子意鞅鞅會有賈山右者邀玉與俱往久之不歸或傳玉客死婦使夫弟寶問商人自太原來者反曰噫信矣哀號易喪衣立夫主室中朝夕奠而哭玉有兩弟仲寶季珍寶娶楊氏而無賴每利嫂更嫁博而負則使楊勸且迫之婦由是疑寶言括所有付珍使尋玉曰汝兄生死未可知其生也趣之來我不能一日與狼子居其死也叔爲我負骨歸故土我卽死無恨矣玉之賈於外也歷數歲將歸而饑民亂道梗又數年貿遷得贏餘

始束裝歸里經陳酉張如厠拾遺橐得二百金彷徨候其人一日不至乃行明夜宿逆旅揚州陳某與同邸自言在陳酉失二百金吾覺而行已遠雖返無益矣玉以其言合還之陳大喜請剖分之不可酬之亦不受乃相約同行至揚州邀酉入其家而觴之酒酣謂玉曰君厚德如此天必將報君我有息女生十二年矣願附君爲昏姻玉潸焉淚下怪之以失子告陳驚曰得勿君之子名喜兒乎曰然惡知之曰然則君之子固在也曩有以七歲兒僞爲己子來吾門者我愛其慧買以爲己子兒雖小識其縣與姓名在我今七載矣呼出使拜玉玉亦

驚曰吾兒左股有二黑子既而示父父子相抱哭陳乃
以女字喜兒與之金三十玉謝不受陳笑曰此我以贈
吾壻者無與君事也受金而別及揚子江未渡江上一
舟覆旁舟相視無救者玉以金號曰爲我救此舟人我
以三十金謝爭救之皆免相率來拜玉中一人呼曰此
非吾兄耶視之季弟珍也雪涕以家難告且曰不速歸
嫂不生矣於是父子兄弟戴星而行始珍既遠出寶益
無忌愈迫嫂一日聞西賈將買妾以返往媒之而引賈
私窺嫂賈悅授之金寶謂賈曰嫠也固甘之然將行且
號咷怒駡似逼迫者我不欲見之汝曹夜當以衆來見

素髻擁之去耳婦人或妄言勿問也返以告其妻語未竟嫂側耳於窗外聽寶覺遽引去當寶自外來嫂異其色躡足往聽之聞言曰夜當以衆來寶去詰其妻曰夜以衆來將持我安之乎楊色變既而笑曰姒欲嫁嫁耳何爲誣他人返入室對夫主大哭日昏黑計無如何閉戶而縊懸絕墜楊氏聞聲急破戶入救而西賈以衆來叩門將啟之倉卒義髻墜於地暗中捫地上得姒髻戴而出門甫闢衆以燎燭其髻素髻也曰是矣遽擁之去婦既蘇聞衆聲甚恐已而閴然徐徐出覘之則門洞開亦不知楊安在始悟寶之果賣已而來者誤以其妻去

也返入室終夜哭是夜竇以賣嫂金往博一擲罄所有平明歸見嫂而亡其妻大惑忽門外譁然僕夫以輜重囊篋纍纍入而其兄其弟與向所失七歲兒子曰喜兒者相將而歸矣大懼遂遁去

論曰天道者何也亦人心而已矣夫玉之還金而得子拯溺而得弟與竇之賣嫂而棄其妻苟非狠子有不聞而快於心者乎若王氏婦之百折不回其志可以矢天日而其誠可以感鬼神不幸攜去或玉少稽留復爲竇略賣其必不惜一死以負玉可知也而天方生其既死之夫獲其既失之子以厚報之實其能去之乎哉雖然

當其對夫慟哭無可如何而苟不能奮自決於須臾倉卒之中則簪必不墜簪不墜則來者必不誤來者不誤則其夫其子歸而其身已舟中矣縱其不苟活以事二夫而天方生其夫獲其子以厚報之而身不能坐享而徒死於賈人子之手是不亦辭福而處禍也乎嗟乎士大夫或溺於暱身有爲之說至乎身敗名裂乃欲收桑榆以圖晚蓋苟觀於此婦亦可以少媿矣

記還簪　壬戌

咸豐二年夏東錢湖有男子自城中乘航歸登岸見少婦前行墜其簪拾而袖之而隨之行行數十武覺返覓

無有色倉黃男子睨而笑婦問曰客豈見吾簪乎微露其袖中示之婦哀曰吾假諸鄰以歸省母而失之吾家貧不能償也幸還我諸之而袖簪前行婦不得已隨之行迂道入山僻將私之不可強之固不可男子忽然曰不可已耳袖簪遽去婦不得已呼之回涕泣將從之男子憐其狀忽心動私念曰使吾妻不幸而爲人逼迫至於此吾豈獨甘心乎哉遽止之而還其簪問其夫邇村人也曰日下晡矣道遠吾送汝歸爾婦既歸隱其情而以還簪告其夫夫德之往謝由是兩家通聞問如舊姻焉其明年當還簪之日男子復乘航將入城航人方檥

舟待他客而少婦復以省母過其旁見男子坐船頭問焉往曰往城中呼之登岸曰爲我買用物而以烈日行數十武蔭大樹下語刺刺不已既別婦返視則航行久矣不得已遂歸是日大風發湖上航行數里覆一舟無脫者於是男子驚曰夫呼我而登岸者乃鬼神使來救我者也始以其情告村中村中人皆大驚無敢有邪行者

徐子曰舟覆而一航皆死彼男子亦刼中人耳浸假捨其臠而不歸婦於男子爲秦越而男子死於貪矣浸假歸其臠而私之婦視男子如寇讎而男子死於淫矣二

念之轉移而遂得生而不拯之以他人而卽以其人而不報之以他日而卽以其日蓋鬼神樂與人爲善而顯示人以報應者如斯夫

記雷 壬戌

咸豐初鄞人有自東鄉收責得三百金者歸道大雨避村舍旁一村婦出臨之入掃地烹茗禮待之有頃其夫自外來共坐而語問其業販鮑魚者也曰向吾爲大販日可得二三千後吾折本錢不得已爲小販日獲百餘錢營升合耳問大販需幾何曰三十金足矣客憐其貧又念婦之禮已也解橐出三十金贈之夫婦驚感謝昏

暮雨不止止之宿沽酒具飧飯而寢之閣中鄞人以非樓而合板於上可庋物者謂之閣客既疲於行又被酒甫就枕鼾齁達於下其夫聞臥息遽起覓膾刀磨之妻駭問何爲不應持刀梯以上妻大驚挽其裾絕裾而登將及忽迅雷破屋下擊之顛客驚醒聞滿屋皆流黃俯視之則其妻守夫尸而哭是時雨乍霽鄰里環集相問訊輒泣具以告皆曰聞雷殺人多矣未聞如是其疾也不疾至客殆矣於是客喟然歎曰吾以多金幾死於非命而夫夫也涎吾金而遂殺其身則吾金祇之假吾不幸而死於夫夫金亦非吾有也且夫夫忍人而其妻則

賢而有禮者也今嫠矣吾不可負之遂出槖中裝贈之
而去

偷頭記

古謂之盜今謂之賊經傳謂之穿窬或謂之輕民子史謂之偷亦謂之市偷小說家謂之偷兒文言之曰梁上君子盜竽其魁也或謂之偷長其業竊其時暮夜其蹤跡詭祕譎變而不可測淮南子曰偷者天下之盜也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西夷英吉利據甯波府明年正月晦我師襲攻之不克是時大軍屯紹興府而舒君屋庵者以累官甯波在軍中一日縛閒諜至將斬之叩頭乞免

死舒君覘其人則府之善爲偷者也意哀之曰若爲諜而死盍爲偷而生若能竊鬼頭來吾且白大將軍而賚汝偷諾而去華人謂夷鬼子而別其色謂其國人白鬼其收剌他部落以爲奴而戰以爲兵者爲黑鬼旣而偷果以夷頭獻舒君介之見大將軍大將軍大喜厚賞之又旣而獻頭者紛若乃與羣偷計其直黑鬼一頭錢若干白鬼倍之生獲又數倍之自是踰城鑽穴隙日昏暮徧府中無非偷者夷之據府城也夜必巡街巷兩夷先後行方礫格語笑後者忽無聲回覘之已失頭而仆前者大駭僵立若槁木俄頃又失其頭偷兒或著夷衣冠

持竹杖蹩躠然曳烏皮屐以來夷人近與語遽刺殺之其生致之也則以布自後抑其頸使不得鳴而斂布兩端負而趨至幽僻猶口寘諸橐綑之以縋出城或為夷所見追之則負以趨曲巷追者迷失道又懼其害己也廢然而返夷巡視城上亦往來通夕羣偷數十各以長絛為環暗默候城外闖城上巡者過為怪聲驚之夷俯堞俯視遽以絛環鉤其頸而墜既墜塞口中以物而反縛之而候之如初城上夷謂墜者誤失足且闖其顛墮皆俾頭下視懸援之又為偷所鉤致乃始譁然擁所獲大笑以去疾如風凡城內外之以竊鬼頭至者黨日

益盛計日益巧所獲日益衆其奇策祕術人莫得而詳也他日偷獻頭大將軍大將軍語之曰得羣夷百不如得其酋一能生致之賞萬金官三品不者取其頭可也久之反命曰酋不可得也酋未嘗夜出臥邃室而夷軍環於外吾儕趫疾善升屋者飛登其臥室窬揭瓦窺之親見酋至室中脫衣冠入帳而寢既而下揭帳空榻也明夜酋易室隨偵之如前而空如故吾儕利其頭爲奇貨常常夜守之終不得知臥所得酋一不如得羣夷百之速而易也此時夷酋雖防護甚謹不可得而心常惕惕每日夕即戰慄自警旦日而以失首報者恆數十

或多至百餘白鬼夜出邏往往曉不歸其黑鬼無名籍者至不可算由是大懼盡率其屬登舟而去之於是大將軍以克復甯波府入告升擢敘錄各有差當是時羣偷暴富而偷長三四輩且得大將軍所賜功牌以五六品冠服榮里中

徐子曰此古之兵法也昔楚子發戰齊師不勝使市偷夜竊齊將之幬帳與其枕其簪而還之齊將懼楚人取其頭也捲甲以去楚以偷退齊師今以偷退夷軍其道一也鮮卑庭數犯邊遣劍客刺之而邊匪以安御夷之法固當爾耶夫穿窬之盜公羊氏所謂賤乎賤者也茲

乃以取富貴克城池是何以異於不龜手藥之可以敗越耶庾信讚秦盜曰於時大盜還作功臣而莊周不知兵乃徒以負匱揭篋爲巨盜其亦小視之哉

烟嶼樓文集卷十六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十七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思舊記

思舊記序　丁酉

嗚呼今昔之感豈不甚哉方余垂髫時湖上多老成皆與先君子交先君子家居則皆來每來必命兒輩出拜時或以所讀書背誦於前長者喜賜以果餌得果餌出與諸兄弟較多寡以爲榮辱亦曾不知少者之能壯而老者之能死也今未二十年遺老凋喪略盡回憶當日如昨舊事蓋湖上風流於是盡矣此余思舊記之所以

不能無作也

陸先生謹庵

陸先生謹庵諱紹機譜名國衡字鎮南月湖之陸爲鄞著姓先生以詩書世之陸耆大族先生以老成爲其宗矜式先君與先生居相鄰也嘉慶己卯庚辰閒來主我家塾相契甚深先君常常以經義相問難先生每舉以告其子姪小子弱不能悉也小子生五年始就傅六年七年皆問字於先生八年受業於師竹包先生未幾二先生皆卒不能詳其行謹識名字而已抑聞之先君曰陸先生之儉可以敦奢俗矣

包先生師竹

包先生師竹諱闓詩字在庭知內江縣旭章之孫也嘉慶先生以歲進士官廣文未赴而卒嘉慶先生主我家塾在道光辛巳嘉先生與陸先生皆鬚髮皓然凡斯猶能憶之先生善正書爲先君書朱氏治家格言平正而蒼勁是時吾鄉先輩多不善書近時以能書名者難僂指數然半以姿媚勝去先生遠矣余既不能詳先生又於公子爲覿面之交始爲諸生嘗奠酒於先生之寢其後公子卒賻之也薄不能周其所費也嗚呼每覩古人待師長之誼撫懷愀然

周文新岑

周文新岑諱鯨字性存居湖上性不耐理生人產至老不知尺寸分兩喜作詩善集唐人句而作謎語尤工嘗以國子生應省試其所坐矮屋中題謎語幾徧至其祕者思之或百慮不能得及告以所隱皆歎服無異詞鄰人有謎才子之目所著旣多編之登於冊題曰廋詞無何屋不戒於火丈方外出比歸已蕩無所有急呼其子曰吾廋詞豈灰燼耶曰在取而奉之則捧其篋而笑喜過望曰故人無恙哉遂不復問他事年七八十晨朝其父而賀父曰何賀曰阿翁及見其子七八十者世幾人哉言

已皆鼓掌大笑嘗訪友信宿不返適嫁女家人往迫之曰異哉女自當嫁耳此豈亦與吾事哉其天性灑脫類如此陸丈巢山嘗過之時盛暑問曰君亦有消暑法乎曰別無法惟午睡最佳曰睡不熟奈何笑曰此思慮攻之耳當午熱甚不可解吾移藤牀於庭陰抱蕉扇爲琵琶彈之作村歌以應其聲不終曲睡且熟一日壻來曰今夜吾將死壻曰翁健飯奈何有此言笑曰吾年八十尙不足耶壻妄之及夜召其子言喪禮旣飯而洗家人覺有異交入室問候曰蚤矣蚤矣勿擾我乃環侍窗下聞自語曰世言人死脊梁斷吾不斷何故已而呼其子

曰幾何時矣曰夜將半曰夜半我當眠來爲我驅蚊既就枕家人爲下帳未定聞喉閒咯咯作聲急視之逝矣嗚呼如丈者其眞忘乎世者耶其眞能樂耶丈貌清而豐皓鬚朱顏如世所傳陶靖節狀蓋余少年猶及見之

周丈雲巖

周丈雲巖諱鴻字于逵伯氏之婦翁也居月湖與吾家對門余童時每依嫂氏過其家丈亦數至余家每見余必問今日讀書幾何作字幾何誦唐詩又幾何甫三言須時如經食余見丈口吃或竟笑而避不對丈之以武諸生應省試也校馬步射皆中選既而引强獨請最上

者主者怒其疺材黜之又數年大比而藝益精發矢皆中其鵠凡開弓舞刀掇石又皆爲浙中第一撫軍大喜召與語而口吃不能對撫軍大歎曰嗚呼周生豈終老於此哉丈出毀弓矢誓不復試他年又大比同舍生勸之力强邀之去浙中之來武林試者皆望丈爲解頭既試丈亦以解頭自許無何榜發竟不第他日中選者謁主司拜甫起卒然問曰爾曹亦知有周生乎是其材足爲君等師已第策論爲解頭忽失去君等萬不及周生而周生不克博一第豈非命哉爲我慰周生勿悲既出語丈皆歎息然而丈卒棄其材而不顧矣丈既不得志

優游湖上以終歿數年有女巫至其家能召鬼使召丈則慷慨談笑豪氣如生平此事嫂常爲余言曰其詞論髣髴甚肖蓋聞之者莫不淚下又曰巫言亦口吃如之

王丈漁山

王丈漁山諱光烈字宇燦十五歲始與先君交長先君一歲至老交不衰先君卒年六十一而丈猶慟嗚呼交道至今日尚可言哉世風日澆以出入公門爲能事則招所相識者使之倶陽結其名陰收其利至稍有患難困苦敦迫之不一顧昔我伯氏之卒蓋深痛人心之日偸而愈念老成人不置也向余作家乘傳先君丈求喜

曰故人有子哉雖然先人有陰德知之乎對曰不知乃告小子言先君壯年嘗以三十金止寡婦嫁此則庭訓所不及而不肖兄弟皆莫之知者也他日又述先君德而以詩賜小子嗚呼非丙之交死而不忘如丈者可以諷矣丈善飲可數斗數至余家必飲一日酒酣從容言曰明年丁酉吾年七十矣吾故交皆死諸君儻不鄙余老生之日吾折簡召諸君飲各爲詩壽余汝其必來對曰敢不來爲丈壽無何歲終竟歿

宋丈培五

宋丈培五諱福金先君之始交丈也皆少年是時丈居

月湖及先君來湖上去丈家不半里與丈益密每除夜務閒必過丈翦燈瀹茗談終年已事夜半籠燈而歸同居湖上幾二十年以爲常已而丈家火先君急不得舟子親刺船往迎則其帑已在舟中矣乃載他相識者以來而丈有子婦生兒方三日檥船號寒先君取襆被畀之由是徙而他去其後先君旣成浮橋使丈主其事歲修巨艦未嘗失誤己丑八月先君歿未大殮有扶病哭而入者丈也於是丈年老矣居西鄉去吾家二十里方遘危疾聞訃哭不已下牀不能行坐輿而來旣來必欲視含斂主人三哀之坐輿而去是年十月亦卒嗚呼素

車白馬之風邈矣而小子猶得見之丈癯顏白髮貌慈而性和童時見丈來摳衣迎之則霽顏相問答顧不肖幼不肯帥教一日先君盛怒不肖杖不肖於庭母氏泣且勸不聽丈至爲不肖緩頰始得免回首陳迹歷歷心目閒而先君與丈同歸道山將十年矣周公之答商子之教至今皆不能再嗟夫可不痛哉

陸丈寠山

陸丈寠山諱友益字可三亦湖上之支陸也爲先君司會計者久矣謹愼無過失善謔而不虐時爲竹枝土音亦時有可觀者

舅氏

舅氏姓李氏諱世昌先妣之伯兄也善飲酒至老不衰而能談往事

高廟之幸浙江也時舅氏客武林得見

天顏晚年常與人言鹵簿威儀且曰

先帝將觀射前一日大雨灑道道衢無不淨天子之駕百神護之豈不信哉言甫終復語其事與之坐終日所道祇此事無他言蓋老而健忘俄頃閒已不能憶耳李氏皆壽歲時拜其先像自外祖上無少年外祖生四子舅氏其長次諱世耀武諸生蚤卒然年已五十二諱世

泰四諱世奎皆年七十餘溫潤而和厚悉如兄善飲酒不能醉亦如兄叔舅之歿也舅氏方在余家訃至語余曰君弟年僅七十乃遽夭耶言已淚下聞者以爲美談舅年至九十餘始卒余生晚不能詳外家及舅氏壯年事然獲事老成接其風度今猶能髣髴狀貌回首典型幾何時哉而已不能復覩矣執筆記此有涕泫然

唐君安嘉

唐君安嘉諱志昂鄞西南錫山人也少不讀書不能識一字而性樸誠先君晚年遊錫山遇君與語喜曰見子弟多矣無若是樸誠者既而來余家則徧識余兄弟皆

與之交先君相地錫山非君不樂君亦必負果餌從有所指畫必語君他日以問君皆悉嘗謂君曰吾向不信地理昔葬吾父母始觀地書不可信輒棄去吾以意度之頗驗然此不足以語俗師子足受吾意乎君性耿介不肯受人聘離君家數里有富人者延地師相地譟於將君往與語不服大言於市曰夫己氏吾奴視之耳地師怒強富人邀君至其家論地書君不答曰吾不知地書雖然吾能知地吾有所受之也曰是不難今茲吾相地在山吾與爾往視之何如君曰可既至由麓陟其巔周而視自岡而下則大笑曰此其下皆石石上有土才

三尺耳皆勿信鋤之果然先君之殁也歲在己丑既殮而錫山人見先君乘輿來咸問訊曰吾過安嘉耳頃之君至告之急歸無有君心動急來余家而先君已大殮數日矣君大哭哭已顧不肖兄弟曰公臥病至七日而諸兄弟不遣人呼我使我不一言訣公何哉言已又大哭又明年葬先君則君實相之地曰此大吉又三年甲午吾母病急索野朮不得君問病來告之君歸覓於山一日而至吾母病愈而君歸君歸而遂殁嗚呼余豈能一日忘君哉君長於伯兄吾兄弟以兄事事君君以父事事吾父而以弟畜吾兄弟古所謂異姓而骨肉者非

耶往年余與仲兄至君家君弟各有婦而君之子成人心喜之坐甫定忽憶君幾不能語嗚呼吾父死而君爲不肖兄弟覓葬地吾母病而君饋之藥使危而得生余是以數欲爲君傳以報君德而終不果今余作思舊記而狀君行以附先友之末儻吾言不滅使君得與於不朽則余所以報君者如斯而已矣悲夫

從兄茗山

從兄茗山諱時漸字銘三家乘旣登君傳乃念君而終不能置是以復記君往昔余屢夢君死而復生歲必三四去年夢君則更奇君生母陸氏後君五年卒忽一夜

見之來如生曰新也將活吾與爾往視壙大喜且信負鍤從之壙開君果活張目起曰吾眠於此豈不久哉同之歸又狂走徧告諸姻鄰既告而歸從君談諦視之又甚不似君君曰豈疑我哉我尚能詩從而論詩不合且爭甚力而覺君固能詩病時以稿付其婦曰吾心血也好藏之既歿婦自忖曰未亡人焉能保心血以終老哉計不若焚諸墓使自藏之及吾伯氏往索稿知之大驚出歎曰人琴俱亡柰何哉君詩既燬於火余亦終不知君能詩往年理伯氏詩得君手書片紙於故篋則君所以自題其稿者大喜人之家乘然君所爲詩吾終不知

若何君既編爲稿當不貧而以意度所見又嘗非君得意作聊存之以示後人耳嗚呼此其所謂死而復生者耶

烟嶼樓文集卷十七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十八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碑文一

丁灣社碑　乙未

鄞之東有丁灣村聚姓百家所以歲時報賽者築土爲壇奉枯木而已（合兩瓦缸而鑿其前中植枯木尺許略似木主俗呼缸蓋廟）道光十五年五月余會張氏之葬至其地聞而異之山人告余曰此其事遠矣曩村人任氏清晨立溪頭見柏木尺許漂而來拾之歸斧之見血大驚夜夢偉丈夫呼曰柏吾神也譴來至汝家祀我吾福汝乃買地奉之既而禱之

皆應里中人神之歲於是乎祈報以至於今言已導余往古木環拱老樟參天崇岡複嶺靈風森然壇壝無多級而巍乎在其上者尺許之枯柏也余肅然改容喟然而歎曰嗟乎吾乃今而猶得見先王之遺意也古者大社之外有王社有國社侯社其次曰置社置社者里社也禮民百家爲社二十五家亦爲社丁灣聚姓百家地宜社禮大社主用石民社以木丁灣立民社主宜木禮大社用松東社用柏西社用栗南社用梓北社用槐丁灣在縣之東木宜柏旧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故柏主者其宜也宜木各以名其社與其野是故柏野者其

名也擇地爲壇壇而不屋古皆如之秦漢以來末之改也自社制不行坊隅村落各有里神以意造衣冠狀貌亦各有姓氏崇之以土木享之以牲牢窮奢極巧先王之法蕩焉無遺丁灣雖僻不圖猶得見之且夫坊隅村落之各有里神也豈天降而地出哉其始皆社也其後好事而有力者變置而鋪張之風移俗易蔓延以徧於天下丁灣僻在山陬其民貧而朴自其高曾祖父歲於是乎祈報至其孫曾奉事惟謹無敢改作歲月浸久見之者且驚且疑不能知禮之所繫又不能明其故此不經之說之所以來也至於歲月又久保無有好事而有

力者惡其說之不經又恥其不他里若遽從而更張之則是先王遺意將并此幾希者亦掃滅而無餘也是又可懼也山人喜曰有是哉我未之前聞也盍爲我記之因關其說著其禮而復爲之辭俾得以報賽歌而樂其神

其辭曰錢湖之西黃山之南有水如帶有峰如林中山有田中田有廬載耕載穫作我室家下無苦濕高無旱焦田祖有神時我黍苗葉無螟螣節無蟊蠈田祖有神無害我稼穡我稼我穡既蕆既千既倉既庾既有大年村酒既熟雞豚既肥蒸豚割雞載酒滿巵山歌村舞吹

笛擊鼓婆娑笑語以迓田祖黃山之南錢湖之西田祖來思黃冠草衣皤皤父老熙熙後生載拜載迎同我太平以卜來歲來歲有秋

天子萬年農夫之休

重修鄞大里黃公廟碑記辛酉

鄞之祀鄉先生未有古且信於黃公者也蓋其爲縣初不過海濱虞夏屬揚州島夷居之商號越漚周初爲東越穆天子之代徐偃王避楚寔來其季而句踐彊將以賞夫差鄞與甬東之名得一見內外傳卉服之衣鬅髮文身之俗織貝鯛鮆海龕之貢地僻而民陋不奔并避遷

實無或過此故上下二千餘年終不聞以人物表見者及秦亂天下而於是乃始有隱君子黃公夫得人如斯其難也世儒好古又恥夫國之虛無人也扳鬼谷徐市之徒點染我志乘此其謬悠無足究詰王尚書博雅冠兩宋而據高注呂覽謂本引文大夫爲鄞產論而贊之其高弟袁文清輯四明志竟從舍旃乃惟史忠定贊十二先生實灼然首稱黃公虞仲翔曰鄞大里黃公潔己暴秦之世其言在會稽典錄裴世期采爲史注以漢季徵漢初而明人猶妄疑之不已傎乎我故曰鄞之祀鄉先生未有古且信於黃公者也大里不可攷去公又二

千年實之鑿矣今鄞治西南三十里有黃公林有廟祀黃公歲久訛黃姑且貌女子而祠焉在宋則袁逸叟辨於筆記在明則楊棲雲高隱學論於詩

皇朝初閩蕊泉始昌言於官釐正之屢修屢壞邇歲里中諸君子醵金二萬有奇更擴前規繕治完好經始以咸豐九年三月再期而告成

嗟乎鄉先生之必祭於其社者豈直爲里黨光寵哉後世非鬼之諂與古意相去何止萬萬丈夫歷覽四方過村墟野廟姑入相游憩瞻其狀貌考見其生平問其故家遺俗思齊之心勃爾不自知動於中夫瞬息且爾而況久於其鄉者乎黃公居

僻陋之區當坑儒溺冠之會高風亮節崛起海隅華路藍縷之功既不可泯厥後吾鄉士大夫多愛惜廉恥矜尚名節故夫清德之所貽詒遠矣晉夏統言會稽士地風俗其人循循有黃公之高節吾聞其言尤信然則鄞之祀鄉先生又未有重且急於黃公者也諸君子其信知務哉

大雷汪王廟碑 甲辰

聖人受天命爲天下主紀綱整肅朝野昇平而匹夫揭竿而起嘯聚山澤或蠻夷君長自恃雄大咆咻中國雖假以寬仁未有不旋踵而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然其

始順乎衆心所嚮慕其繼附乎天命所依歸俾其民老死不罹鋒鏑子孫享其成福若是則可謂勇且智矣昔者隋氏無道羣雄並興天下匈匈盜賊響應農夫紅女舍其作業愁慘呼號日夜怨苦於是汪王華身倡義師撫其夥歛夥歛之民擁戴之號稱吳王十年之閒內靖民人而外捍疆圉部伍其衆保安黎庶蓋王有功於其鄉土者甚大厥而王雄誕破李子通於餘杭還軍向吳吳以師迎之新安洞口兩軍相持兵刃未接當是時吳人聚一萬之衆帶五州之甲蓄十年之精銳塡然鼓之呼聲震動可以一戰而王遽罷兵守歸命朝廷嗚呼同

時發難如竇建德高開道輩攻陷城邑荼毒生靈雖以
高祖太宗之神武屢招不下卒底滅亡遂而無祀重爲
天下僇笑以視王籍地請命得以功名終者其愚與智
豈可同日語哉王薨歙人思之即故居立王廟始王朝
京師拜歙州總管其後有功於國超擢顯爵立廟以來
祥慶日下邦人狀其靈異累封爲王王子孫多居於歙
宋時有來鄞大雷者寖久昌滋明正德間營廟於其地
之錫溪
皇朝康熙初遷廟槎溪又久之宗親子屬以爲湫隘不
足妥王靈乃相吉前廟之東鳩工於道光二十年三月

落成於二十三年五月旣新作廟瞻拜冕旒慨然念先王功德相與請辭於余以刻諸石辭再三不獲爲綜其本末論次而書之

重建澤民廟碑 丁卯

鄞城西壕之西有湖焉是導西南之水北入新河橋而瀦而塘之東出新塘橋會於壕北至於保豐碶以洩其澇而注之江其始唐刺史吳公之所開也謂之西郊之湖淤於宋判府吳公重開之謂之新河溉田數千頃環而居者世世食其利至於今千一百有餘年嘗新河橋西北面湖口有廟曰澤民廟刺史之去也民歃血而祠

之及宋之季王厚齋尚書文其碑吾鄉人誤解之謂碑所稱開西郊之湖者廣德湖而非新河新河之開宋之判府吳而非唐之刺史吳也載諸志乘議祀典者惑焉夫廣德遠在望春白鶴之間其不越大河而祀此明矣唐宋之修廣德者莫詳於曾南豐之記而不及刺史祀廣德諸公有白鶴廟去此且二十里其必不越境而專祀一人於此又明矣且夫食判府之德而報之於刺史禮未之有也然而判府之更開新河袁文清言之不可謂志乘之無據也功光於前修而尸祝不及是又典禮者之疏也乃者同治二年冬祝史不戒廟罹燬攸隻稼

片瓦無存者環湖之民奔走驚懼若已露處而寢食明年正月集議重建僉推周中翰棨董其事會楊運使坊新起家擁高貲而其故湖上民也以四千金倡其隸籍廟下者爭出力相助爲七千金益之以市肆廛舍與計突而輸者又能祈報之會三年而收其恆產所租入者合之爲四千金其年七月土木金石之工皆作殿寢門廡洎臺榭垣墉期年告竣塗墍而丹雘之閎壯鞏固有加於昔於是刻木象刺史祀中室左祀沙公如其舊而以右室擘祀判府判府故有廟在平橋工如其貌而肖之其寢室及門左右之祀略如前儀五年八月朔奉安

成禮相率以鑱碑之辭來請曰宜有銘鄞濱海而治厥壤瘠鹵非陂湖不秋自唐開元建郡縣歷政多神君其在西南小江廣德與茲湖鼎足而三七鄉之民相恃以無恐夫當其肇造未嘗不完密祝久遠顧豈有永永不變者民德肇造之人即其地廟祀之日饗在茲神之怨恫恆不在犧牲之不成而在前功之墮敗令廣德既廢不可復小江日湮淤邇雖修治其塘堰而渟蓄滋少惟茲湖之水美哉洋洋與兩吳公之德共其靈長斯乃環而居者之所由月謳思而不能忘也謹案唐吳公諱謙字德裕大厤中以水部員外郎爲明州刺史宋吳公諱

潛字毅夫寶祐中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慶元府州始建曰明州宋慶元初升軍府曰慶元今曰甯波府鄞縣其附郭也沙公蓋府之慈谿人事在元人所爲忠佑廟記非茲湖水利所係不具述銘曰

浩浩湖水吳公所開時其淤矣吳公再來地無兩湖公有兩吳後公不來前公德孤　小江之湖曹幾希矣廣德之水靡孑遺矣彼湖爲田我田爲湖瞻彼廣德我思前吳彼改其舊我復我初瞻彼小江我思後吳　思前公祀之在湖之陰思後公誦之在人之心赫赫後公豈嗜我飲食我不忘前公我敢忘後公之力　典禮未飭祝回告

災父老後生奔走偕來我有田疇公有膏雨我有室家
公無攸處小江有祠廣德有廟我有大湖曾莫知報迺
創殿宇迺作垣墉戔戔中室奉我前公迺張其旁有翼
斯堂以迓我後公前公德光春祈在廟牢豚禁雞秋報
在野簫鼓綵旗我事二公享祀不忒二公福我豐我稼
穡我公我民茲湖而居齊告賢牧無忘此湖

四明宅山遺德廟從祀碑 己酉

維唐王侯元暐來令鄮縣創宅山堰以瀦畜水而溉民
田是有遺德之廟
皇朝道光二十一年里中朱大夫孝銓擴而新之工告

訖其兄子壻徐時棟言曰於顯哉宮寢閎壯禮儀崇秩侯惠我桼梓縣人逮今不敢忘雖然自侯以來賢守令及鄉先生其克纘我侯緒修壞補闕滋澤利我農功者彰載牒記不可誣也今民食厥德祀典莫舉其奚以昭前猷而風來許於是大夫從子祺與徐君兆蓉相度東廡營室爲位大夫從孫志霖劃其腴田用錙祀事禮成謂時棟實始建議宜有銘辭鑱諸貞石時棟不敏謹再拜以銘

銘曰茫茫澤國江河漫之截截强堰王侯奠之江水載濁河水載清載清載濁維堰之平在堰上流沙梗而鬱

在堰下流水奔而逸我有賢守又有賢宰越我先正勤
民弗怠有閘有碶有隄有塘資我挹注水流有常其在
于今失其故道亦旣旱止黍苗是槁凡歲大旱匪天降
凶旱不爲災匪天之功發棠匪惠蠲租匪德淸淸泉流
毋俾我塞瞻卬侯廟配享有位豈私諸公以報況瘁猶
嗟諸公百世之師稼穡維寶敢告有司

廣德湖遺愛廟碑丙辰

鄞縣廣德湖始興於齊梁而廢於趙宋之崇甯其未廢
也吏修舉屢有功熙甯初張侯峋旣治湖卽湖之白鶴
山爲廟祀唐宋諸公曰白鶴廟旣而湖湮羣祀廢以其

廟專祀任刺史何任刺史者貞元中修湖而見於唐史者也

皇朝乾隆閒全吉士祖望考圖經增議其當祀鄉社趯之而未能舉也道光初里中新白鶴廟時董大令瀾家居始徵其言闢廟旁室爲位祀諸公後二十餘年克備物以祭於是諸君子謀曰室隘且陋其奚以肅明禋而報嘉貺是卜吉廟西實始作爲新廟始咸豐元年冬越某年告成既成大令之孫名煊以本末來謁以請曰願有記余復爲斟酌祀典稍增損其人題廟曰遺愛而作而言曰嗚呼吾鄞人之愛長上何其久而不能忘也雖

然猶是民也乃以徵賦之故而以爲仇讎一夫狂呼千社響應斬竹裂布揭旗趨廟社雜遝城府蜂擁而逼迫之必平價始已猶是民也何遽不愛其長上一至於此夫粟米者賦稅之所從出也而水利者粟米之所由來也四明海國也斥鹵不足資灌溉是故隄防瀦蓄視溪湖爲性命唐宋諸公既備舉水政其爲民納逋蠲賦又常數十萬今廣德廢矣西七鄉之田賴小江湖塘堰碶閘傾跌失故道無或過而問者疾苦利害聽諸民水旱豐凶聽諸天而催科則加之重焉則宜乎民之思諸公而久而不能忘也今巡道段使君方將舉大工修整洪

水塘以障小江湖之水經營措置終將有成異時汪濊洋溢而波及於廢湖之阡陌者皆使君之賜也民不忘諸公其敢忘使君故因記遺愛之廟而書而及之至於諸公增損之與則別爲考鐫諸碑陰

宋姑祠碑 癸丑

泛舟入章溪溪南有山銳首而高聳者方圭尖也其下爲宋隩昔宋氏聚族於此今墟矣方圭尖之麓有蝦山如蝦稍西有鱔山如鱔鱔山之中宋姑墓在焉又西有山屹然如屏玉屏山也其東北臨溪而峭壁其下有潭宋姑潭也潭水深碧溪水清淺溪北有庵與鱔山相望

曰普濟溪上人闢一室以祀宋姑宋姑者名蓮宋隩人也趙宋之季山賊四起掠宋隩而驅姑以西時姑年十九過峭壁躍入潭中尸浮於溪經旬面如生其父母以葬於鱔山歲月浸久溪上人無知之者或耕於宋隩土中得朽筱發之宋氏譜也率漫漶有可識者載姑事甚具又久之崔君瀚與其徒鄭君星懷始爲之祀而以記屬余嗚呼宋氏之先不祀忽諸而一女子獨身受俎豆可以千百年而不廢湮沒至六百餘年幾可以澌滅而終不閟之天於貞烈如斯其哀之也方丰故居禾黍離離鱔山之墓縱横而不可知酹潭水以拜祠下清風在

廟明月在溪將有感吾言而獻欷者矣

重修宋忠臣袁公祠堂碑記　代　癸丑

鄞城西五里望春橋東有祠焉所以祀宋咸淳進士殉節忠臣袁公諱鏞字天與者也其後袁氏以爲統宗之祠邇年重修既成余門下兩袁生壽丞來言曰吾宗自宋南渡宗正寺丞知臨安府諱子誠始居鄞傳五世至天與府君府君死德祐之難專祀於月湖明天啟中遷今地

國朝康熙間圮乾隆間高祖漢龍府君董修其從子永北太守信吾府君記之久之民居火燬其聽事僉議興

復工久不竣於是先考文瀾府君暨兩叔父請命宗長得公資及族人所助錢凡六百餘緡益以己貲千四百緡鳩工於道光十一年正月一年蕆事中奉忠臣塑像立主祀忠臣祖禰追而至於始遷祖臨安府君旁推其伯叔昆弟以及其子孫依昭穆以祔遵舊制也又闢其後創寢室祀祖妣而增益祭田所入既豐祀事始備顧逮今二十餘年未有紀載以表成功茲不肖兄弟方從事譜牒敢以爲請夫祠記者記所祠之人與所祠之地而已忠臣之烈王尙書詩之蔣教授傳之至其四世孫袁太常爲忠義錄而闡表備矣祠祀之沿革則高武部

之敬止錄全太史之祠堂碑文詳哉乎言之矣忠臣之
子孫代有人焉克興廢補闕以無忘宗功而吾爲之識
其成事與其歲月若是焉已矣雖然斯祠也所以祀殉
節忠臣者也袁之人胡爲乎而祠其宗也永北之言曰
忠臣公祠也而溯公之高曾祖禰以下及今此之子孫
而公之心爲之一快矣設祭之辰瞻拜列祖愾然各見
其父祖高曾而忠孝之心油然以生矣斯言也殆以專
祀之祠而祠其宗而從而爲之辭者也夫忠義之有命
祀所以風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我聞有賢者之至也
而修吾誠謁見之接乎容聆乎言覩感之心常動於不

自知今入其庭而戸外之屨滿焉賓主雜遝宜若與其請見之意左矣且夫專祠之祭有司主之祭忠臣而強之并祭其先未可也況列其千百世子孫之木主而強之拜獻以去其可耶蓋自袁之人以爲統宗之祠而有司之不供犧牲久矣夫關命祀廢祭典皆失禮之大者吾願忠臣之賢子孫相與昌言而修明之也於是兩生乃瞿然以興曰命之矣敢不與族人謀以無失斯禮是用書其語貽之

烟嶼樓文集卷十八

男隆壽平甫校字